

穿过翁牛特旗乌丹镇，一路向北，便可去往红山文化碧玉龙的出土地赛沁塔拉嘎查。初夏的远山在视线里逐渐褪成淡青色的轮廓，车行林间，树影随着初夏的韵律有节奏地摇曳，阳光穿过层层枝叶在路面投下细碎的光斑。

风过林梢，沙沙的声响伴着清脆悦耳的鸟鸣，一路漫向远方。林海里藏着岁月的洼地与高冈，路边的每一寸土地，都曾见证过红山先民雕琢玉龙的身影；每一缕风，都似在怀念远古的晨钟暮鼓。

谁知，我们未到玉龙出土地，却先闯进了一望无际的文冠花海。

此时，节气已近初夏，风暖昼长，翁牛特旗迎来了一年中最动人的浪漫时节。这片成林面积2.8万亩的文冠果基地，一夕之间繁花似锦，妖娆如画。密集的花海一路肆意铺展，直向天际。

文冠果作为北方坚韧的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自带苍劲与热烈。它的小枝粗壮饱满，泛着浓郁的褐红色光泽，宛如林场工人的掌心，刻满了岁月的风霜与力量。

其叶形独具风韵，为奇数羽状复叶，层层舒展，自带奇树之姿。小叶边缘带着锐利的锯齿，叶片或呈挺拔的披针形，或近于圆润的卵形，两侧微微不对称；顶端渐尖，基部楔形。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带着锋利的棱角与不屈的姿容，在风沙中生长出独属于自己的生命美学。

文冠果的花形精致，呈辐射对称状，花瓣如轻盈的羽衣，初绽时多为纯净的白，或晕开一抹淡粉，如塞北天空中洒落的云霞，温柔地覆在枝丫间。花瓣边缘带着浅浅的波状弧度，清晰的脉纹顺着花瓣延展，而花瓣基部那抹紫红色或黄色恰如点睛之笔，让素净的花朵多了几分灵动与层次。花蕊更见精妙，中心橙黄色角状附属体错落舒展，与萼片相对和花瓣交错，花梗基部几枚卵形小苞片托举着整朵花，让这个初夏的美好更显沉稳。

宋高宗时期的一部文献《苕溪渔隐丛话》中，详细描述了文冠果花的开放过程，并将其与官员身份等级联系起来，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它的色彩变幻之美。这种古老的文字记载，为我们呈现了文冠果背后深厚的历史底蕴。

文冠果花，是时光私藏的宠儿，深谙一场与岁月缠绵的浪漫。它是雌雄同株异花植物，同一株树上雄花和两性花共存，花序却各自独立，于是同一株树上，总有早开的淡雅与晚放的艳丽悄然相遇。

瘫痪在床的阿爸，身体里散发出衰颓的气息。

这气息来自他行走了70年的双脚，他曾经用它走遍了呼伦贝尔草原，在苍茫的天地间一个人打草，而后驱车将牛羊的食物带回庭院。现在，这双在呼和浩特颠颠巍巍行走了10年的双脚，已经失去了用途。它们拒绝再支撑他的身体，他只能在房间里艰难地移动，但他多想在风中奔跑，在大街小巷里穿梭，偶尔停下脚步，抬头仰望天空，那里正有无数云朵汹涌澎湃。

上门维修暖气片的男人，一定见识过形形色色的家庭，所以他远比我们对阿爸更为热情。这位养育了三个儿子的男人，挣的每一分钱都在兜里留不过一晚，便被老婆全部收走。他只有喝一杯啤酒的零花钱，但他并不介意，长年累月奔走于老旧小区，让他对这个城市始终保持着宽容。他熟悉那些小区，就像医生熟悉患病在床的老人的器官，他知道哪里的管道是刚刚更换的，哪里的管道正在维修，哪里的管道濒临废弃。他也顺便知晓这些小区的一草一木，总能让那辆油漆斑驳的小型货车，避开娇嫩的花草，停驶在安全的空地上。



风递来花香时，不是单一色彩的时候，而是新旧花期的彼此致意。

初开时的白与淡粉，随着阳光浸润、时光流转，基部渐渐从嫩黄转向绯红，最后沉淀为深紫，几种色彩在枝头悄然更迭，短短20余天的花期，花朵从青涩到丰盈，从素洁到浓艳，将生命的多姿多彩演绎得淋漓尽致。

文冠果开花颜色先后的变化，与宋代官员的官服颜色有着同样的变换规律，因为宋代官员以官服的颜色来区分官员的等级。因此，文冠果也是象征锦绣前程的吉祥树。它被古代文人墨客推崇，也就不难理解了。

它的果实硕大，果实呈近球形或椭圆形，有三个棱角，因其果皮在开裂前三瓣、四瓣的外形酷似古代文官的帽子，因此得名“文冠果”。

世间草木，各有风流与传奇。而文冠果当那株藏着众多雅号、浸满文化灵韵的奇树。一树文冠，千年芳华，文冠果的每一个别名，都藏着独有的风骨与深情。

文冠果有诸多别名，如降龙木、木瓜、文官果、龙果、东方神树、东方菩提、东方橄榄油等。文冠果在蒙古语中被称为森登毛道，尊其为菩提或阿修罗菩提。《诗经》中“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也！”文中的“木瓜”，便指的是文冠果。千百年前，古人以满树花果为礼，传递情意，无关贵重，只为真心，一来一往间，是人与人之间最纯粹的友谊。彼时的文冠果，见证着最质朴的情谊。而“龙果”之名，在翁牛特大地沾染了龙气，更加名副其实。

文冠果的药用价值非常高，据

《本草纲目》记载，长寿果称“文冠树”，又谓“文光果、天仙果”，“性甘平，无毒，润黄水与血栓。肉味如栗，益气，润五脏，安神养血生肌，久服轻健，百年不老。树枝煎熬膏药，能祛风湿，强筋骨。”

文冠果是我国独有的珍稀木本油料作物，亦是蕴藏着极高经济价值的草木瑰宝。其籽粒饱满，种仁含油量高达50%至70%，油脂丰沛，堪称大自然馈赠的天然油库。

古时，人们采集文冠果种子，以古法榨油，而后成为佛前供奉的长明灯。随着时间的推移，文冠果油逐渐走入寻常百姓家。从佛前供品到民生食材，文冠果完成了华丽转身。

文冠果油质地澄澈，色泽透亮，无半点杂质，入口醇香绵长，口感纯正温润，毫无油腻滞涩之感，是食用油中不可多得的上品，因而在食用油生产领域备受青睐。

如今，健康生活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对饮食的追求愈发偏向天然与营养。文冠果油凭借其上乘的品质与丰富的营养，成为健康饮食的首选。

鲜为人知的是，它不止滋养人间烟火这么简单，还藏着一份特殊的工业使命。少年时，繁花漫山的时节漫步林间，偶遇巡山的林场职工闲谈，才知道文冠果油也被用于特种润滑油等工业领域。

文冠果是被子植物繁茂时期的第三纪(约6500万年前)遗留下来的，是我国特有的古老树种，它是大自然雕刻在华夏天地上的珍贵印记，是我国独有的植物活化石。

它以极强的生命力，在赤峰地区扎下了根。这里是它原生分布的故土，也是引种栽培的核心区

域。千年的种植史，更是一部生动的生态变迁史，是人与自然相依相伴的见证。

赤峰作为辽代核心活动区，是文冠果扎根草原的关键地域。公元10世纪到13世纪，契丹人从燕云地区引种文冠果，将其引入草原。清代，赤峰地区文冠果种植迎来了兴盛期。

当时，文冠果因“文冠”谐音“文官”，因而被赋予了“金榜题名，文运昌盛”的吉祥寓意，成为当时王府、寺庙与民间庭院的标配树种。时至今日，翁牛特旗梵宗寺内的一株280年树龄的古树，仍枝繁叶茂，被当地百姓视为“福树”“状元树”。

而翁牛特旗文冠果现代化种植是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文冠果是天生的“塞北卫士”。它耐寒耐旱，能在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中安然越冬，也能在贫瘠干旱的沙土地上深扎根系，无须精细照料便可肆意生长。其抗风沙耐瘠薄的属性尤佳，它的木质坚硬如铁，枝叶坚韧不拔，即便在塞北大漠的狂风与沙砾中，也能牢牢锁住微薄的水分，成为防风固沙的绿色屏障。这种“遇强则强”的生命力，让它成为翁牛特旗沙地治理的首选树种。

现在，作为固沙护土的先鋒树种，文冠果正式跻身京津风沙源治理、退耕还林等国家级重点工程的生态阵容，开启了防风固沙、涵养水土的崭新征途。从阿鲁科尔沁旗的辽阔草原，到巴林左旗的山川丘陵，文冠果林以蓬勃的生命力蔓延生长，将点点繁花化作赤峰生态屏障上的坚实底色。

从此，文冠花不再仅仅是漫山遍野的美丽景致，更是赤峰走向更广阔天地的金色名片，彰显着这座城市兼容并蓄、生生不息的精神风貌。

2025年12月，文冠果花正式当选为赤峰市市花。这一殊荣，不仅是对赤峰独特自然禀赋的高度认可，更是对这座城市深厚文化底蕴的精准提炼。文冠果花的当选，其价值超越了单纯的“花卉符号”，成为赤峰生态建设、文化传承、产业发展与城市精神的集中载体。它既承载着赤峰大地孕育出的自然灵气，也凝聚着这座城市历经岁月沉淀的文化精髓，更象征着赤峰在绿色发展之路上的坚定信念与蓬勃活力。

那么，就扬起雪亮的藤鞭
在云之野放牧牛羊
放牧江河
放牧翅膀
任何一种放牧都令人仰慕终生

谁说草原没有雕像
那山之巅的松林
看遍了风景
饮尽了晨露
回首
站成千古的雕像

谁说草原没有情人
伟大的天空
怎会让儿子睡在烛光里
六月啊，抛开草原的经脉
岩石裸露如林

那么，就让我扶上
雕花的马鞍
这里的马兰花和萨日朗化作
阿都沁夫说唱不尽的
胡仁鸟力格尔

自额吉在耳畔
轻唱熟悉的摇篮曲
科尔沁民歌的旋律，好来宝的弦音
揉进了我的血液，刻入了我的记忆
也融进了我的诗和远方里

英雄御马归来
草原彻夜狂欢
玉龙之梦在此升起
巍巍山依旧矗立

塞北长风掠过
万树繁花绽放
黍稷如浪翻涌
金色稻田如画

你是木叶山巅出征的归人
你的传说令人神往
你是海清河畔待嫁的新娘
你的深情让人迷醉

小米粥滋养了你别样的雄浑
牧歌孕育了你无限的深沉
你的历史如此壮丽
你的明天更加恢宏

就这样颂你啊
红山——一个赤色的魂
你让文明的曙光辉映大地
把不灭的华章留给未来

你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下午，阳光正暖，顺着河滩走下去，去大自然中聆听，那些动人的自然之音。

有细微的风声，贴着身体的律动，在山谷中回响。

木栅栏里，红色的房子隐在树林之间，好像和尘世隔绝。

坐下来细细倾听山雀的语言，和一只野鸡在芦苇从发出的轻柔涛声。

河岸边，一些细小的石子上留下光阴的纹章。蹲下来，抚摸一块石头的温度，感受一棵老树在光阴中的静默，感受树木的肌理。

一个下午的时光，变得轻盈从容，日落西山，苍凉中的美好。大自然的回声在身体响起，一天的宁静时光，也从此刻开始……

傍晚时分，穿过那条铺满白沙的河滩，恰好和落在河岸的夕阳相遇。

那一轮经过烟尘的落日，在此时停下疲惫的步伐，停靠在水平线上，把恢宏与慈悲的光撒在冬日的怪柳林里。

在开闸的河岸边，几只喜鹊在树枝上飞起又落下，那光就镀在喜鹊的羽毛上。橘色的光线把周围的景物笼罩着，幽静旷廓。此时，夕阳已缓缓落在河对岸，怪柳的剪影和落日融合在一起，有一种祥和、安谧的美。

巴尔蒙特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和蔚蓝色的原野。我来到这个世界，为的是看太阳和连绵的群山。

万物随心，当夕阳西下时，我们还能看到神秘的一束光。

沙滩，怪柳，夕阳。万物在自然界中完美、恰当的组合。

那么，就让我扶上
雕花的马鞍
这里的马兰花和萨日朗化作
阿都沁夫说唱不尽的
胡仁鸟力格尔

自额吉在耳畔
轻唱熟悉的摇篮曲
科尔沁民歌的旋律，好来宝的弦音
揉进了我的血液，刻入了我的记忆
也融进了我的诗和远方里

英雄御马归来
草原彻夜狂欢
玉龙之梦在此升起
巍巍山依旧矗立

塞北长风掠过
万树繁花绽放
黍稷如浪翻涌
金色稻田如画

你是木叶山巅出征的归人
你的传说令人神往
你是海清河畔待嫁的新娘
你的深情让人迷醉

小米粥滋养了你别样的雄浑
牧歌孕育了你无限的深沉
你的历史如此壮丽
你的明天更加恢宏

就这样颂你啊
红山——一个赤色的魂
你让文明的曙光辉映大地
把不灭的华章留给未来

你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那空着的心里放着自然界的语言，你看不见，也听不懂，有山谷的回音，有纤弱的思想，放在里面。

谁也不知道在岁月的尘埃里生存多少年，所有的东西都是和时间借来的。多少年，芦苇不去问，它只是一棵摇摆在山野上，高于草类的芦苇。

只是和生命借一些根须，一些枝蔓横生的根须，在土里伸向远方。

秋风刮过时，它们的头顶开出一片片茫茫的芦花。

空着心的芦苇会开花吗？有人说，或许它是一棵会思考的芦花。

在鲁鲁特荒野的乱石中，一棵孤零零的老榆树，在探听着风声。

它的身后就是大黑山人面岩画，岩画的下方就是辽代古墓群。

大地幽深，一棵树到底在守着什么？契丹人在此生活过，后来，时间安置了他们。一些住到石头里，一些住到树木上，一些住在壁画里。

孤寂的山间，山风和飞鸟也停下来，居住在这里。

那些孤独的石头在这里住了几千万年。石头不说话，幻化成形隐居于下，守着住在地下的主人。

树根使劲儿往岩石里探，它抓住了岩石的脚，在风口里喘了一口气，算是安定下来。

它在这里看着山，看着鸟，看着风，也看着过往的羊群和山下的一茬茬草木庄稼。还看着住在岩石上的那些人。在夜色里，岩石上那些人，在山里走迷了路，树就晃晃身子，叶子哗哗作响，召唤着他们回到岩石上。

这天地之气，到底是把一棵树养得有灵气了。就这么慢慢地生长，长成一棵老树，守着悠悠岁月。

那么，就让我扶上
雕花的马鞍
这里的马兰花和萨日朗化作
阿都沁夫说唱不尽的
胡仁鸟力格尔

自额吉在耳畔
轻唱熟悉的摇篮曲
科尔沁民歌的旋律，好来宝的弦音
揉进了我的血液，刻入了我的记忆
也融进了我的诗和远方里

英雄御马归来
草原彻夜狂欢
玉龙之梦在此升起
巍巍山依旧矗立

塞北长风掠过
万树繁花绽放
黍稷如浪翻涌
金色稻田如画

你是木叶山巅出征的归人
你的传说令人神往
你是海清河畔待嫁的新娘
你的深情让人迷醉

小米粥滋养了你别样的雄浑
牧歌孕育了你无限的深沉
你的历史如此壮丽
你的明天更加恢宏

就这样颂你啊
红山——一个赤色的魂
你让文明的曙光辉映大地
把不灭的华章留给未来

你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我的故乡在通辽
那里通达辽阔、近悦远来
每逢落笔回望故土的一草一木
总有抒不尽的遗憾
亦有写不完的诗意



奈曼怪柳 哈斯其木格 摄